

## 一家三代晚报情

□ 马俊英

春城晚报影响了我家整整三代人,我家从父亲开始,前赴后继,至今订报不止!

“晚报”创刊之际我父亲马少五(已仙逝10多年)是一家国企公司的副经理,因工作忙,上班时,没有多少工夫闲报喝茶,他看报是业余时间,订报是自掏腰包。他习惯于午饭后读报十分钟,晚饭后再读一小时。他有时读得着了迷,跟他讲话,都没有反应。他为什么这样着迷呢?作为公司领导,他除了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外,还关注有关经营管理的经验;作为政协委员,他盯着社会的方方面面。例如,他针对摩托车肇事率较高的状况,提出过一些交通管理的提案,有的得到了采纳。

我是第二代报迷,今年已是古稀之年,我爱读“晚报”,与父亲的影响有关,更主要的是从中不断得到“好处”与乐趣。我订报15年,花了小钱,赚了大钱。我炒股多年,为避免盲目“跟盘”,必须对经济有所了解,所以除了阅读“股书”外,“晚报”上有关省内一些企业的经营、发展状况的报道也是我的参谋。例如,我得知云南一国企的产品销路好,发展空间广阔,就把它归入“绩优股”,大胆地买进该公司的股票,后来这只股的面值果然翻番,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赢利。

我喜欢“两股(古)”,一是炒股,二是“摆古”(讲云南的历史),父亲爱读“晚报”“大观”的雅趣传给了我,从小父亲和长辈们讲述的轶闻趣事熏陶了我。没想到的是,今年给“晚晴”投了3篇“昆滇往事”的短文,竟获编辑老师厚爱,不仅三发三中,有一篇还上了头条,让我一次次高兴得嘴都合不拢!

我儿子是学计算机专业的,是“晚报”给了他千里眼与顺风耳,让他得意的是,在学校颁发文凭那天,他已经在千里之外的西安接受专业培训半个月了。他当时进入这家医疗器械公司,靠的就是“晚报”的招聘广告,之后吃到甜头的他也成了“晚报”的热心读者。

## 四十不惑生日快乐

□ 何熹清

晒着冬日的暖阳,手捧春城晚报,边呷一口茶边随心地翻阅,这是美丽春城昆明惬意的一种生活方式。看着万里无云、湛蓝湛蓝的天空,思绪也由近及远……

初识春城晚报始于上世纪80年代。那时能看上当天的春城晚报是件令人羡慕的事儿,哪怕好几天后才能看到,也会认真地读遍每一个角落。后来我们到城区读书,住在市郊的父母也就交给了我们一项新任务——每天买份春城晚报带回家。于是小小年纪的我们成了那时报刊亭的老主顾。后来单位能个人订阅春城晚报了,父母成了第一位订报者,才终结了我们购买零售晚报的差事。

光阴荏苒,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。或许是因为从小受到父母的影响,自己也订阅了春城晚报,这一订已有二十年,成了不折不扣的晚报粉丝!阅读《春城晚报》是快乐的:喜欢当年的“小说连载”,后来的“悦读”“一句话新闻”“热点评论”等栏目。在客观冷静中增长自己的辨识力;在一篇篇新闻中感受正义与冷暖;在简短中洞察事件的真相而不人云亦云。晚报带给我的另一份快乐是投稿的选用与稿酬的领取。虽然稿费很微薄,但带着身份证、带着汇款单去邮局领取,看着工作人员核对信息,除了快乐,被认可的自豪感也涌上心头。

时代在变,新媒体在更迭。无论是电子还是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春城晚报,我都希望你更有更大的社会责任担当,更关注民生,一如既往发展下去……

四十不惑,定力前行,期待遇见更美好的你!我的春城晚报,四十不惑的你——生日快乐!

昨天,本报A16副刊版刊发了6位读者的来信。今天,我们继续选取几位读者与春城晚报的故事,听听他们与春城晚报的不解之缘、难舍之情。

## 夫妻双双把稿投

□ 沧江鱼

恭喜,你上春晚了。上春节联欢晚会?妻子慌乱地接过报纸,看到我特意写她大兴土木改造阳台建设花园的伟大壮举的文章《妻子的阳台》发表在春城晚报上,才明白上“春晚”的意思。她骄傲地看着我:这说明我上房揭瓦砸阳台是正确的,还可以继续……

1998年8月,我通过课堂教学竞赛调入县城第一完全小学,以名副其实的“城里人”身份走上新的工作岗位——语文老师和学校办公室文秘。办公室工作免不了跟各行各业打交道,这其中就有当地新闻宣传战线里的刊物编辑。原本就喜欢文学的我,逐渐跟几个编辑老师混熟了,并成了知交。他们每天收到四面八方邮来的各种样刊撩痒了我的心思,我也开始写作投稿。可是,一次次失败,我逐渐散去了最初动笔时的激情。此时,朋友给我出了个主意:去,街心花园附近有个报刊亭,你去多看看研究研究各种报刊杂志的风格,多学习,应该会有突破。

报刊亭很小,但其中有春城晚报。看了很多,学习了很多,心中再次涌起冲动来。春城晚报当时有两个栏目“百姓/声音”和“男人女人”。我翻出随笔《读书的

困惑》对照着春城晚报,用“百姓的声音”认真修改;把“男人女人”的故事细致地融汇到《时尚男人的悲哀》。一个月后,我惊奇地看到,《时尚男人的悲哀》以天空的灵动出现在“男人女人”栏目中,《读书的困惑》也以大地的颜色装点在了“百姓声音”栏目。我至今还记得,日子是2002年5月6日和9日。那年,我二十四岁。

一遍遍地阅读着《春城晚报》上的黑色的铅字,仿佛捕捉到了创作灵感。随后,“天天福彩”有了我的《彩谣》,“健康周末”我讲述了《爷爷的养生经》,“百姓/生活”我告诉大家《给婚姻装道防火墙》,“副刊”里我喝着《母亲茶》透过《树的影》回忆《街心花园》的酸情甜感……

后来,妻子也大受影响,笔耕不辍先后在春城晚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。那段时间,我们夫妻在春城晚报上较起了劲,我上了一篇,她不服,就会立马写出另一篇,时日不多,她便会拿着一张报纸骄傲的扔向我。平凡的夫妻,平凡的生活,春城晚报成了咱夫妻最闪亮的期盼。

亦师亦友,是讲堂更是心灵的栖息地、梦想启航的舞台。说不尽的感激,道不尽的情怀,从年轻到不惑,我的“春晚”我的舞台。

## 晚报伴我写人生

□ 倪嘉云

记者梦。

我在云南民航工作的25年间,始终坚持天天看春城晚报,从1999年开始,我从每天购买变为每年自费订阅,并坚持为春城晚报写稿,发表了数百篇新闻作品。在云南航空公司工作期间,我发表了《蓝天白云话机场》《中学生飞鄂欲圆明星梦》《大理机场导航设施盗窃案侦破记》《云航机票代理全省布点上百家》等新闻作品;在昆明巫家坝机场和昆明长水机场工作期间,我发表了《昆明机场候机楼扩容》《昆明机场将建快速脱离道》《盲降新设备着陆更安全》等新闻作品。此外,我的一些文学作品也在春城晚报的副刊上发表,如《学车趣事》《登机牌的故事》等,其中作品《登机牌的故事》被收入中国民航出版社出版的《全国民航职工文学作品集》。去年,我被吸收为昆明作家协会的会员。

回首往事,我由衷地感谢晚报,更感谢那些曾给我关心、帮助的编辑老师们。在晚报创刊40周年之际,我衷心地祝愿她像一棵大树,永远枝繁叶茂,花香果甜。

## 困境之中给力量

□ 陈梦云

我与春城晚报结缘是在2011年。那时候,我刚从绝境里爬出来,寻找活下去的希望;因患强直性脊柱炎、银屑病关节炎,全身关节疼痛不已,特别是双膝关节屈伸困难,极度抑郁和失望,在寻求“解脱”无果之后,因感于自己带给家人的深伤害和痛苦,我想活下去。问题是,我瘫睡在床,动弹不得,生活难以自理,近似废人,我活着,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?我究竟还能不能为养育过我的脚下这块土地,做点什么,贡献一点什么呢?困境里,我想到了读书和写作。

因手指关节、腕关节疼痛,无法坐起,也无法握笔,只是用手机录音后,请妻子播放录音,誊抄在笔记本上,重新请人录入电脑,再进行投稿。一个偶然的机

关注到春城晚报“悦读周刊”正在开展“我的读书故事征文”,我投了《与钱理群相遇》一文,不仅被刊发,竟还获得了一等奖。从那以后,我的文章逐渐在春城晚报等报刊上刊发出来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因长期患病,治疗、康复的经济压力,更重要的是,让我感受到,我这样活着,写着,努力着,人生变得有意义起来,内心也变得更加自信和坚强。

在春城晚报创刊40周年之际,认真来审视和梳理,她带给我的力量值得我一生去铭记。如果没有春城晚报等平台,从某种角度而言,就没有今天丢掉轮椅、双拐,告别病床的我,也不会有饱经病痛和生活苦难折磨之后,坚强、自信、积极、乐观,热爱生活、读书、写作和努力传递爱心的我。

## 好伙伴一路相伴

□ 李存梅

四十春秋,转瞬即逝。回想读过的书报,春城晚报对我的影响很大,是我最喜欢、一直不离不弃的报纸。

第一次认识春城晚报,是1981年到县城上高中,语文老师拿着一份报纸,教我们写作文如何拟题,要学春城晚报所用标题和写作内容,紧跟时代又新颖灵活。那时学校订的报刊也不多,在校图书室,我们抽空去读读。

高中毕业后,赶上税务局招干,我被分在一个乡镇税务所工作。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我,在乡下找不到更多读物,抓到什么读什么,杂七杂八,读了一些书报。在读过的报刊中,最爱读的就是春城晚报。

我们税务所每年可以订2份报纸,我极力向所长争取,订了一份春城晚报。同事们读了,也喜欢,甚至对晚报有一种渴盼,要是哪天读不到,总觉得差点什么。

过去交通不便,晚报都是第二天或第三天才能到达。当时的邮电所在税务所对面,每天我都期待着邮递员送报。可等邮递员分送报纸,又有一个过程,猴急的我,看到邮车一来,就跑去帮忙分拣报刊。说是“帮忙”,实则是第一时间读报,邮递员大爹知道我喜欢读书看报,总乐呵呵默许我边分拣边看。

后来调机关工作,各部门订报刊,在选择订报纸时,都要订一份春城晚报。每天报纸一到,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,总是抢先阅读。待同事们都看过后,我就将其收集整理,做“剪报”工作,把那些喜欢的内容,一块块剪下,贴在笔记本里,折叠整齐,一本本收藏。

不时,我和同事们还会交流,谈谈晚报上的新鲜事。特别是春城晚报副刊上的短文,都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有的作者,虽然未曾谋面,经常读他们的作品,都成他们的粉丝了。

我从过去读别人写的文章,到自己不时在春城晚报上发表文章,四十年,春城晚报伴我一路走来,是我的良师益友。

## “一灯一图”上春晓

□ 文勇

苏轼曾言: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浓妆淡抹总相宜。”在才子的眼中,西湖犹如西施,不论她浓妆还是淡抹,都一样靓丽。其实,不仅是美景有此意境,优秀的报纸亦如此。

我是辽宁的读者,从部队退役后,工作之余,坚持写作投稿。没想到这个爱好让我和春城晚报喜结良缘,先后有“一灯”和“一图”在副刊“春晓”发表。

2019年春节过后,我写了一篇《诗话趣说“元宵灯”》稿子投了出去。2月13日晚上,我在搜报网上搜寻时,看到了《漫话“元宵灯”》的文章发表在春城晚报副刊“艺术”栏,文章排在了头条位置。此为“一灯”。

“一图”是指《秋庭戏婴图》。这篇稿子是在2019年9月份写完,并发出去的。10月10日晚上,我在网上搜索到了。令我兴奋的是,它又一次发在春城晚报副刊“艺术”栏。

作为一个外省的作者,能够两次在春城晚报发稿深感幸运。值此贵报40岁生日之际,祝愿副刊常办常新,继续做广大作者的家。